

學立  
記政  
臆臆  
解解

卷之三

三

三

三

關中叢書

立學記政臆解

邵力子署

陝西通志館印

序

癸卯夏初次男瑞駢隨侍至甘讀湘鄉周氏所譯憲法精理卒業請曰此西人新出之精理吾古亦有之乎曰有之尙書二十八篇闡此無餘蘊矣而立政一篇尤重用法謂爲憲法之鼻祖可也西國所謂憲法卽中國所謂洪範所以知人安民平治天下之道也道出於天行於人被於民天無形聲可接民之聰明威卽天也故克知灼見以任人博採庶言以爲法王則罔兼罔知勿閒勿誤人法相維而世久安長治矣自天子至於庶人各守其範故立政篇終飭司寇之執法胥天下而範之道西國憲法之精義不

盡於此哉語遂取立政讀之隨筆箋記呈余評閱塗改者十七而留者十三歷七十餘日門人王之藩愛而抄之又爲校閱一過名曰立政臆解因書其緣起如此嗚呼吾中國憲法堯舜禹皋創之湯文武周公承之孔孟修之明明備於尙書桀紂幽厲不能亡者經祖龍虐焰銷蝕沈晦遂至湮埋二千餘年之久今爲西人所迫道始大明乃求憲法於西國是棄祖父膏腴之業而不耕而甘行乞於市以求延殘喘也豈非大可痛心之事哉閏端陽後五日古愚識

立政臆解

咸陽劉光蕡古愚撰

立政

史記云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是周官以次序官職立政特別其宜耳別其宜卽分爲主治行政議法三大綱之謂

以立政名篇通篇汲汲求得人才兢兢奉行憲法言政者絕少政非人才不立非憲法不久此立字卽論語患所以立之立字立則久矣故不曰爲政而曰立政爲國

如爲室人才其棟梁楨幹也求而得之則國基規模立矣

不作養人才而殷殷求才才何從出周公何以第言立政不言興學曰多士無逸多方言之矣多士爲天下普立學校而誥敷之也無逸學校旣立君以身先之有真精神貫於其中而人人爭自奮於學矣多方爲化民成俗之事風俗旣成人才不能不興於其中故此篇第勗人君誠求而任用之以教養之法已前備也教不先無由成材材成而上不用不惟已成者消磨於無用而未成之材亦無所觀感英華消阻而胥自放棄矣周公之

書以立政終汲汲求才卽人君以無逸眞精神鼓動天下之人心而厚培爲政之本也

周公之書以是終言周致治之書亦以是終終而若始求才立政易終未濟之意也無人才則股肱惰而元首叢脞萬事皆墮於冥冥中矣故此篇爲無逸之眞精神亦卽二帝之心法也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於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不曰周公拜手稽首而曰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是拜手稽首四字卽從周公口中說出如後世

奏表中有稽首頓首語也疑此爲周公作書戒王非面  
陳言史官錄之也用書戒不面陳者欲王懸之坐側終  
身守之也周公作書終於此篇篇首告嗣天子王矣篇  
中又屢言之是必周公將還政歸農俾成王自行政所  
上之書成王堅留周公周公不得去留洛七年乃薨則  
此篇當繼洛誥後而廁於此者以此篇爲治天下總要  
綱領卽皋陶謨知人安民洪範建極敷言之旨類老臣  
臨終之言故以終周公之書也用咸戒於王曰集傳謂  
周公與羣臣同進戒於王是以與訓用同訓咸竊以召  
誥旅王文法律之似覺未安召誥乃以庶邦冢君出取

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是太保以庶邦冢君旅王此處第  
曰用咸戒於王所與者內之百官乎外之諸侯乎書中  
無此文法竊意此承告字說下用咸戒於王至虎賁止  
謂此次告王是因王嗣爲天子爲天下人所歸往親行  
政事舉凡立政所最要者悉以告王其目則自左右常  
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如今日奏摺首云爲某某事也  
周公曰嗚呼則撮敍所告事目之後復以竊謂竊以敍  
入也王左右指王左右侍從之臣語有專指非統指下  
五項也

西國憲法全以三權相維持謂主治行政議法三權也

常伯如西國之君相及上議院勳貴爲之故曰伯伯長  
也把也謂主持政事也常任卽西國行政之官謂常任  
事也準人則西國下議院以國人之公論議定憲法而  
行之準人情以爲法也綴衣屏幛也大朝會必設屏幛  
故以名掌朝會禮儀之官文事也虎賁軍旅之士武備  
也周公以會盟主持天下之政文事武備相需而行齊  
桓衣裳之會卽舉綴衣之職兵車之會卽是虎賁之用  
霸者假仁其所謂會盟固假周公之法也王左右輔導  
君德爲立政之大本常伯常任準人持立國之大綱綴  
衣虎賁操馭天下之大柄故特舉此六官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不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注古人前代之君也迪蹈也行也知人爲立政之本以實心憂恤而躬蹈之乃能得人而國日強矣有夏大禹也室指國家大競大盛之時也籲求也俊賢才也九德卽皋謨之九德尙書二十八篇相爲首尾唐虞爲治之始周公爲治之終皋謨是言學校爲造士法立政是言官人爲用士法九德不詳其目見周公行政無一不用

唐虞之法有損益無背戾也忱恂者誠信也言禹深知誠信於九德之行之人可以立政而以啓迪其君也事牧準三者人君治天下之大本也宅乃事常伯也何以知牧爲常伯以後言長伯知之也前統言政體故先治人之官主天下之治卽以主持天下之人天子亦在其中故先之也此析言行政王先自治其事然後分任以治天下之人故變伯言牧專指諸侯言也敍夏禹告敍其君其詞氣全與篇首同見立政之在得人固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也謀言也面色也謂以言色之德爲德則巧言令色之人至而政本壞矣卽皋謨謂巧言令色

之意也巧言以詞章取士也令色以容悅爲賢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專指禹不指夏一代之君乃有室大競謂禹起自罪族由治水而宅百揆是由有室而有國輔舜以治天下爲大競也以下皆言禹有室大競之事籲俊呼籲以求賢也尊上帝天以民付人君聰明明畏無往不依于民而安民必先知人以敬天之心貴民不能不以敬天之心尊賢也尊上帝以貴民故求賢之心迫而爲呼籲心誠求之故於有九德之行者能實知而深信之以薦於厥后也后謂舜也敍禹立政不敍其有天下爲君之時而敍其有室告君之語禹之政實立於

舜之朝也若以告教厥后爲夏臣告教其君之語則籲  
俊尊上帝迪知忱恂皆不屬禹與下商之立政專屬成  
湯周之立政專言文武文義不類蓋此篇卽皋謨知人  
安民之旨而實施之於政也此節約舉皋謨全篇之意  
以爲禹事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約舉亦行有九德節  
也宅乃事三句約舉日宣三德節也謀面用丕訓德約  
舉知人則哲節也治統開自堯舜極盛於禹故周公承  
治統事事法禹孟子所謂思兼三王也三王以禹爲始  
法禹卽以法堯舜也典言治天下之規模九官是也謨  
言治天下之精義九德是也此篇兼備其義宅乃事后

稷及工虞之官也宅乃牧司徒及禮樂之官也宅乃準  
百揆及士與納言也百揆持大綱納言達民情士則用  
法者也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爲暴德罔後

作當如文王作人之作謂作興宅俊之才也

呂氏祖謙曰非人才果異於昔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  
日先王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效見於有室大競  
高桀惟暴德是任效見於絕世無後信乎存亡之在任人  
也

衰亂之世未嘗無材賢者得柄貪詐皆可驅使不肖者